

雁郊原乡

后山岭

■陆亚利

祖先择居,多讲究坐北朝南、依山傍水,前有池塘、后有靠山。

老家在湘南丘陵,屋场因山势坐西北朝东南。后山为低矮的小丘,名曰后山岭,呈西北东南走向,与屋场高差不足五十米。后山岭并非山名,亦如门前塘,乃为通名。而其左右小山包皆有名称,左面叫布岭、嘴子岭,右面祖山坪、封家岭、柏园。

屋场前有门前塘,塘下过三梯小田即是小河,河西面为开阔的东山町。町远比塘大,东山町北延栉江河,南及雨母山。

我们年少,行而不远,雨母山也极少去。每每天欲雨,遥望山形若隐若现,心里增添一些敬畏。平常爬山玩耍游戏,多是去屋场的后山岭。

那个年代,小孩子最爱玩的是打仗。模仿战斗故事影片的情节,不厌其烦,打得昏天黑地。巷战在屋垛下、阶基上、巷子里,没有吹号冲锋,有些不过瘾。后山岭有“备战备荒”时留下的战壕,正好适合打野战,营造机枪“哒哒哒”的气氛,有驳壳枪的,找到“同志们,冲啊!”的豪气。“鬼子”端着木棍枪往上冲,“八路军”伏在战壕阻击,手甩砂子“子弹”。中弹的“鬼子”一拨一拨倒下,最后一阵“冲啊”,战斗胜利,得意洋洋地押着“俘虏”下山。有时掰小石块当作手榴弹,用力过猛,扔到坡下的瓦顶。清脆的叮咚声,惊得老奶奶倚杖出门,手掌挡在眉前朝后山张望,猫着嘴喊:“你些狗巴咯,一世仗有打足啊。咯石头顶坏瓦,明日漏雨吗得了!”大家抿嘴偷笑,赶紧撤军,转战山那边去了。

山顶有一块三十米见方的大坪,应是屋场老晒场,队上封家岭大晒谷坪修好后,已废弃多年不用。大坪地面平整,细砂均匀,便成为我们玩耍的乐园。天气晴好,放学之后,老鹰捉小鸡、踢房子、跳绳、打撒、打夹子交错进行,稚嫩的欢笑声、叹息声、责怪声浮荡山顶。几只大狗小狗同化于欢乐气氛,也绕着大坪蹦蹦跳跳,嗷嗷地满地打滚。直至断黑,远处山影朦胧,老人叫喊吃心子的声音,几度从屋场升

盛夏来临,伏天的热浪炙烤着大地,夜晚尤其闷热难耐。躲在小区高层楼房里,空调的阵阵凉风中,透过窄窄的窗户,仰望满天的星光,不禁想起小时候那乡村里房顶上的夏天。

打记事起,我家一直住的是草房。那房子是泥土坯做的,长长窄窄的房脊背两边,用柔软的麦秆秆铺着。这样的房顶轻易是不能上去的,人在上面不仅会踩坏屋顶,甚至还会有跌下来的危险。记得有一次,在妹妹的怂恿下,我大着胆子爬上房顶捉麻雀,眼看麻雀就要被我抓住,但它却突然一窜箭一般地飞走了。我受了惊吓,重心不稳直接从房顶上掉入屋内的床上……当父亲的巴掌落在我身上的时候,我知道我错了,我不该顽皮到上房捣瓦。而且,我家房子上根本没有一片瓦,全是弱不禁风的破草。老房子虽旧,却是一家人遮风避雨的温馨港湾。

那时候,邻居大牛家刚盖了三间平房。漫漫夏夜,热得睡不着的我们来到院子里,找来两条长条凳子放在下面支着,上面放上小竹床,躺在上面纳凉。大牛在房顶上哼着歌儿,得意洋洋地笑着,不时朝我打着口哨。我羡慕不已,却无能为力。也是从那时候起,我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冲动,我要走上房顶,开阔自己的视野,走向外面更广

阔的世界。

终于,父亲用他的要强和倔强,满足了我上房乘凉的愿望。夏夜降临,月光皎皎,虫声唧唧。我和妹妹早早地来到自家的房顶上,把小竹床铺好,躺在上面玩耍。不再有优越感的大牛,也迅速加入了我们,几个孩子把两家的床拼在一块儿唱歌、讲故事,用手电筒的亮光在天空中写字……

后来,生活条件好了,村里家家户

户都有了大平房,甚至有人盖起了二层小楼。乡村夏夜,月白风清,一群群孩子上蹿下跳,一会儿在这家的房顶上捉迷藏,一会儿跑到那家的房顶上,拿着棍棒玩打仗的游戏。嘻嘻哈哈的笑声里,有凉风轻轻吹过,带走童年的片片时光。

长长短短的日子倏忽而过,房顶上的夏天盛开在童年的岁月里,成为温暖一生的美好记忆。

后来,生活条件好了,村里家家户

户都有了大平房,甚至有人盖起了二层小楼。乡村夏夜,月白风清,一群群孩子上蹿下跳,一会儿在这家的房顶上捉迷藏,一会儿跑到那家的房顶上,拿着棍棒玩打仗的游戏。嘻嘻哈哈的笑声里,有凉风轻轻吹过,带走童年的片片时光。

长长短短的日子倏忽而过,房顶上的夏天盛开在童年的岁月里,成为温暖一生的美好记忆。

后来,生活条件好了,村里家家户

户都有了大平房,甚至有人盖起了二层小楼。乡村夏夜,月白风清,一群群孩子上蹿下跳,一会儿在这家的房顶上捉迷藏,一会儿跑到那家的房顶上,拿着棍棒玩打仗的游戏。嘻嘻哈哈的笑声里,有凉风轻轻吹过,带走童年的片片时光。

后来,生活条件好了,村里家家户



韶峰晴岚 ■华晓峰 作

观神舟十二
载人飞船发射成功有感

■周新铭

睁着眼睛看直播,神舟载绩会天河。
但观火箭离居起,且览飞船脱罩梭。
宇宙苍穹迎贵客,星辰日月唱欢歌。
从今华夏生灵翅,科技春风拂韵多。

房顶上的夏天

■马从春

户都有了大平房,甚至有人盖起了二层小楼。乡村夏夜,月白风清,一群群孩子上蹿下跳,一会儿在这家的房顶上捉迷藏,一会儿跑到那家的房顶上,拿着棍棒玩打仗的游戏。嘻嘻哈哈的笑声里,有凉风轻轻吹过,带走童年的片片时光。

长长短短的日子倏忽而过,房顶上的夏天盛开在童年的岁月里,成为温暖一生的美好记忆。

武夷岩茶

■泓致

(一)

青山秀水武夷茶,岩骨沁香醉万家。
嫩叶风翻摇雪浪,翠坡雨过起虹霞。
一团白雾九峰玉,九曲清溪一片花。
自有红袍加冕后,声声啼鸟唱丹崖。

(二)

壁峭临空母树悬,红袍片片秀山川。
大王峰下烟云起,一饮茶来不羡仙。

(三)

母树壁悬三百年,含风吐露饮青烟。
红袍御赐君莫负,好对图书煮百泉。

河湾情思

■朱松生

当朝霞终于害羞地褪去,喷薄而出的朝阳就堂而皇之地从湘江东岸的山尖尖上横扫过来,将万道光芒柔柔地洒在故乡这个叫大渔湾的河湾上,洒在常宁老镇松柏这片古老而悠远的土地上。

朝阳下的大渔湾水天一色,清丽、明朗。

河湾里横卧的几条乌篷船,正在码头边微微摇晃。那年老的艄公正坐在船头悠闲地吸着自制的旱烟,一缕一缕的烟雾正从他那杆磨得油光锃亮的长烟管边升腾。螺旋型上升的烟雾漫过他鹰爪般苍劲的指缝,飘过他长年被河风吹成的古铜色的脸庞,慢慢消逝在空中。河湾里的码头边,妇人们正赤脚弯腰在水边洗洗涮涮,留下的阵阵肥皂泡正在河水里晃晃荡荡。不知什么时候,肥皂泡下聚集了一群调皮的小鱼仔。这些小鱼仔呀,不时地追逐嬉戏,自由自在地摆着小尾巴、翻着小肚皮上下游弋,可爱极了!

或许是受到这群无拘无束小鱼仔的感染,我喜不自禁地赤脚迈进浅水滩中,想要与这一湾清水中的小鱼仔来场最亲密的接触。可这些可爱的小精灵,还没等我动腿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。

一阵清风从江上轻拂过来,河面一片微澜,小浪一波接一波拍打着堤岸,溅起点点水花。河水的腥腥味里混杂着泥土的气息,氤氲浸入心田,河湾也在这氤氲的气息里徜徉了……

沿着河湾老码头拾级而上,古朴的大渔湾老街就在眼前。

街,还是那条街。街两旁还是那些古朴、苍老的青砖瓦房,街道上的青石板磨得溜光圆滑。记忆中,街道两旁湿漉漉的墙脚总是爬满了暗绿的青苔,一些墙砖早已斑驳。那破旧的墙壁上总吊着一些卖烤酒、做烧饼、补衣服的纸招牌,那些光线不足的铺门里也总摆放着一些形色各异而诱人的纸包糖……老街还在!可当年那个趴在街旁打纸板的小男孩、那个躲在街角捉迷藏的小男孩、那个满头大汗在街道上滚铁环的小男孩,却再也找不回了。

印象中,街中的铁匠铺永远是一番热气腾腾的景象:那一老一少两个铁匠师傅正大锤对小锤忙得火热,老铁匠左手边的铁钳上夹一块烧红了的铁坯,右手抡一把小铁锤。小铁匠赤膊上阵,把大锤舞得虎虎生风……当年那个小男孩呀,总趴在铁匠铺门边想入非非,总想着有一天要上去抡一回大锤,总想着要在那“叮叮—当当”的打铁声中一试少年的身手!

住在横街上的那个叫慧的女孩,她现在在哪呢?那个叫慧的同学有着姣好的面容、白晰的皮肤,她曾天使般地走进我年少的梦中,带给我少年维特般的烦恼。可中学以后,我幸运地挤进了当时人人羡慕的中专学校,而慧却以百分之之差选择了自费卫校,当了护士。前些年的30周年中学同学会,说好了按时参加的我却因事不能准时出席……是啊——“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/谁看了你的日记/谁把你的长发盘起/谁给你做的嫁衣……”

有些忐忑,也有些惆怅地走出老街,我不禁怅然若失起来。回过头,再看一眼这清清的河湾、看看这古朴的老街……恍恍惚惚间,似乎时间顷刻静滞,所有的时光也都堆积在这里了。